紅樓夢/第070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第七十回　林黛玉重建桃花社　史湘雲偶填柳絮詞

話說賈璉自在梨香院伴宿七日夜，天天僧道不斷做佛事。賈母喚了他去，吩咐不許送往家廟中。賈璉無法，只得又和時覺說了，就在尤三姐之上點了一個穴，破土埋葬。那日送殯，只不過族中人與王信夫婦，尤氏婆媳而已。鳳姐一應不管，只憑他自去辦理。因又年近歲逼，諸務蝟集不算外，又有林之孝開了一個人名單子來，共有八個二十五歲的單身小廝應該娶妻成房，等里面有該放的丫頭們好求指配。鳳姐看了，先來問賈母和王夫人。大家商議，雖有幾個應該發配的，奈各人皆有原故：第一個鴛鴦發誓不去。自那日之後，一向未和寶玉說話，也不盛妝濃飾。眾人見他志堅，也不好相強。第二個琥珀，又有病，這次不能了。彩雲因近日和賈環分崩，也染了無醫之症。只有鳳姐兒和李紈房中粗使的大丫鬟出去了，其餘年紀未足。令他們外頭自娶去了。

原來這一向因鳳姐病了，李紈探春料理家務不得閒暇，接著過年過節，出來許多雜事，竟將詩社擱起。如今仲春天氣，雖得了工夫，爭奈寶玉因冷遁了柳湘蓮，劍刎了尤小妹，金逝了尤二姐，氣病了柳五兒，連連接接，閒愁胡恨，一重不了一重添。弄得情色若痴，語言常亂，似染怔忡之疾。慌的襲人等又不敢回賈母，只百般逗他頑笑。

這日清晨方醒，只聽外間房內咭咭呱呱笑聲不斷。襲人因笑說：“你快出去解救，晴雯和麝月兩個人按住溫都里那膈肢呢。”寶玉聽了，忙披上灰鼠襖子出來一瞧，只見他三人被褥尚未疊起，大衣也未穿。那晴雯只穿蔥綠院綢小襖，紅小衣紅睡鞋，披著頭髮，騎在雄奴身上。麝月是紅綾抹胸，披著一身舊衣，在那里抓雄奴的肋肢。雄奴卻仰在炕上，穿著撒花緊身兒，紅褲綠襪，兩腳亂蹬，笑的喘不過氣來。寶玉忙上前笑說：“兩個大的欺負一個小的，等我助力。”說著，也上床來膈肢晴雯。晴雯觸痒，笑的忙丟下雄奴，和寶玉對抓。雄奴趁勢又將晴雯按倒，向他肋下抓動。襲人笑說：“仔細凍著了。”看他四人裹在一處倒好笑。

忽有李紈打發碧月來說：“昨兒晚上奶奶在這里把塊手帕子忘了，不知可在這里？”小燕說：“有，有，有，我在地下拾了起來，不知是那一位的，纔洗了出來晾著，還未乾呢。”碧月見他四人亂滾，因笑道：“倒是這里熱鬧，大清早起就咭咭呱呱的頑到一處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們那里人也不少，怎麼不頑？”碧月道：“我們奶奶不頑，把兩個姨娘和琴姑娘也賓住了。如今琴姑娘又跟了老太太前頭去了，更寂寞了。兩個姨娘今年過了。到明年冬天都去了，又更寂寞呢。你瞧寶姑娘那里，出去了一個香菱，就冷清了多少，把個雲姑娘落了單。”

正說著，只見湘雲又打發了翠縷來說：“請二爺快出去瞧好詩。”寶玉聽了，忙問：“那里的好詩？”翠縷笑道：“姑娘們都在沁芳亭上，你去了便知。”寶玉聽了，忙梳洗了出來，果見黛玉、寶釵、湘雲、寶琴、探春都在那里，手里拿著一篇詩看。見他來時，都笑說：“這會子還不起來，咱們的詩社散了一年，也沒有人作興。如今正是初春時節，萬物更新，正該鼓舞另立起來纔好。”湘雲笑道：“一起詩社時是秋天，就不應發達。如今卻好萬物逢春，皆主生盛。況這首桃花詩又好，就把海棠社改作桃花社。”寶玉聽著，點頭說：“很好。”且忙著要詩看。眾人都又說：“咱們此時就訪稻香老農去，大家議定好起的。”說著，一齊起來，都往稻香村來。寶玉一壁走，一壁看那紙上寫著《桃花行》一篇，曰：

桃花帘外東風軟，桃花帘內晨妝懶。

帘外桃花帘內人，人與桃花隔不遠。

東風有意揭帘櫳，花欲窺人帘不卷。

桃花帘外開仍舊，帘中人比桃花瘦。

花解怜人花也愁，隔帘消息風吹透。

風透湘帘花滿庭，庭前春色倍傷情。

閒苔院落門空掩，斜日欄杆人自憑。

憑欄人向東風泣，茜裙偷傍桃花立。

桃花桃葉亂紛紛，花綻新紅葉凝碧。

霧裏煙封一萬株，烘樓照壁紅模糊。

天机燒破鴛鴦錦，春酣欲醒移珊枕。

侍女金盆進水來，香泉影蘸胭脂冷。

胭脂鮮艷何相類，花之顏色人之淚，

若將人淚比桃花，淚自長流花自媚。

淚眼觀花淚易乾，淚乾春盡花憔悴。

憔悴花遮憔悴人，花飛人倦易黃昏。

一聲杜宇春歸盡，寂寞帘櫳空月痕！

寶玉看了并不稱贊，卻滾下淚來。便知出自黛玉，因此落下淚來，又怕眾人看見，又忙自己擦了。因問：“你們怎麼得來？”寶琴笑道：“你猜是誰做的？”寶玉笑道：“自然是瀟湘子稿。”寶琴笑道：“現是我作的呢。”寶玉笑道：“我不信。這聲調口氣，迥乎不像蘅蕪之体，所以不信。”寶釵笑道：“所以你不通。難道杜工部首首只作‘叢菊兩開他日淚’之句不成！一般的也有‘紅綻雨肥梅’‘水荇牽風翠帶長’之媚語。”寶玉笑道：“固然如此說。但我知道姐姐斷不許妹妹有此傷悼語句，妹妹雖有此才，是斷不肯作的。比不得林妹妹曾經離喪，作此哀音。”眾人聽說，都笑了。

已至稻香村中，將詩與李紈看了，自不必說稱賞不已。說起詩社，大家議定：明日乃三月初二日，就起社，便改“海棠社”為“桃花社”，林黛玉就為社主。明日飯後，齊集瀟湘館。因又大家擬題。黛玉便說：“大家就要桃花詩一百韻。”寶釵道：“使不得。從來桃花詩最多，縱作了必落套，比不得你這一首古風。須得再擬。”正說著，人回：“舅太太來了。姑娘出去請安。”因此大家都往前頭來見王子騰的夫人，陪著說話。吃

飯畢，又陪入園中來，各處游頑一遍。至晚飯後掌燈方去。

次日乃是探春的壽日，元春早打發了兩個小太監送了幾件頑器。合家皆有壽儀，自不必說。飯後，探春換了禮服，各處行禮。黛玉笑向眾人道：“我這一社開的又不巧了，偏忘了這兩日是他的生日。雖不擺酒唱戲的，少不得都要陪他在老太太，太太跟前頑笑一日，如何能得閒空兒。”因此改至初五。

這日眾姊妹皆在房中侍早膳畢，便有賈政書信到了。寶玉請安，將請賈母的安稟拆開念與賈母聽，上面不過是請安的話，說六月中准進京等語。其餘家信事務之帖，自有賈璉和王夫人開讀。眾人聽說六七月回京，都喜之不盡。偏生近日王子騰之女許與保宁侯之子為妻，擇日于五月初十日過門，鳳姐兒又忙著張羅，常三五日不在家。這日王子騰的夫人又來接鳳姐兒，一并請眾甥男甥女閒樂一日。賈母和王夫人命寶玉、探春、林黛玉、寶釵四人同鳳姐去。眾人不敢違拗，只得回房去另妝飾了起來。五人作辭，去了一日，掌燈方回。寶玉進入怡紅院，歇了半刻，襲人便乘机見景勸他收一收心，閒時把書理一理預備著。寶玉屈指算一算說：“還早呢。”襲人道：“書是第一件，字是第二件。到那時你縱有了書，你的字寫的在那里呢？”寶玉笑道：“我時常也有寫的好些，難道都沒收著？”襲人道：“何曾沒收著。你昨兒不在家，我就拿出來共算，數了一數，纔有五六十篇。這三四年的工夫，難道只有這幾張字不成。依我說，從明日起，把別的心全收了起來，天天快臨幾張字補上。雖不能按日都有，也要大概看得過去。”寶玉聽了，忙的自己又親檢了一遍，實在搪塞不去，便說：“明日為始，一天寫一百字才好。”說話時大家安下。至次日起來梳洗了，便在窗下研墨，恭楷臨帖。賈母因不見他，只當病了，忙使人來問。寶玉方去請安，便說寫字之故，先將早起清晨的工夫盡了出來，再作別的，因此出來遲了。賈母聽了，便十分歡喜，吩咐他：“以後只管寫字念書，不用出來也使得。你去回你太太知道。”寶玉聽說，便往王夫人房中來說明。王夫人便說：“臨陣磨槍，也不中用。有這會子著急，天天寫寫念念，有多少完不了的。這一赶，又赶出病來纔罷。”寶玉回說不妨事。這里賈母也說怕急出病來。探春寶釵等都笑說：“老太太不用急。書雖替他不得，字卻替得的。我們每人每日臨一篇給他，搪塞過這一步就完了。一則老爺到家不生氣，二則他也急不出病來。”賈母聽說，喜之不盡。

原來林黛玉聞得賈政回家，必問寶玉的功課，寶玉肯分心，恐臨期吃了虧。因此自己只裝作不耐煩，把詩社便不起，也不以外事去勾引他。探春寶釵二人每日也臨一篇楷書字與寶玉，寶玉自己每日也加工，或寫二百三百不拘。至三月下旬，便將字又集湊出許多來。這日正算，再得五十篇，也就混的過了。誰知紫鵑走來，送了一卷東西與寶玉，拆

開看時，卻是一色老油竹紙上臨的鐘王蠅頭小楷，字跡且與自己十分相似。喜的寶玉和紫鵑作了一個揖，又親自來道謝。史湘雲寶琴二人亦皆臨了幾篇相送。湊成雖不足功課，亦足搪塞了。寶玉放了心，于是將所應讀之書，又溫理過幾遍。正是天天用功，可巧近海一帶海嘯，又遭踏了幾處生民。地方官題本奏聞，奉旨就著賈政順路查看賑濟回來。如此算去，至冬底方回。寶玉聽了，便把書字又擱過一邊，仍是照舊游蕩。

時值暮春之際，史湘雲無聊，因見柳花飄舞，便偶成一小令，調寄《如夢令》，其詞曰：

豈是繡絨殘吐，卷起半帘香霧，纖手自拈來，空使鵑啼燕妒。且住，且住！莫使春光別去。

自己作了，心中得意，便用一條紙兒寫好，與寶釵看了，又來找黛玉。黛玉看畢，笑道：“好，也新鮮有趣。我卻不能。”湘雲笑道：“咱們這幾社總沒有填詞。你明日何不起社填詞，改個樣兒，豈不新鮮些。”黛玉聽了，偶然興動，便說：“這話說的极是。我如今便請他們去。”說著，一面吩咐預備了幾色果點之類，一面就打發人分頭去請眾人。這里他二人便擬了柳絮之題，又限出幾個調來，寫了綰在壁上。

眾人來看時，以柳絮為題，限各色小調。又都看了史湘雲的，稱賞了一回。寶玉笑道：“這詞上我們平常，少不得也要胡謅起來。”于是大家拈鬮，寶釵便拈得了《臨江仙》，寶琴拈得《西江月》，探春拈得了《南柯子》，黛玉拈得了《唐多令》，寶玉拈得了《蝶戀花》。紫鵑灶了一支夢甜香，大家思索起來。一時黛玉有了，寫完。接著寶琴寶釵都有了。他三人寫完，互相看時，寶釵便笑道：“我先瞧完了你們的，再看我的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噯呀，今兒這香怎麼這樣快，已剩了三分了。我才有了半首。”因又問寶玉可有了。寶玉雖作了些，只是自己嫌不好，又都抹了，要另作，回頭看香，已將燼了。李紈笑道：“這算輸了。蕉丫頭的半首且寫出來。”探春聽說，忙寫了出來。眾人看時，上面卻只半首《南柯子》，寫道是：

空挂纖纖縷，徒垂絡絡絲，也難綰系也難羈，一任東西南北各分離。

李紈笑道：“這也卻好作，何不續上？”寶玉見香沒了，情願認負，不肯勉強塞責，將筆擱下，來瞧這半首。見沒完時，反倒動了興開了机，乃提筆續道是：

落去君休惜，飛來我自知。鶯愁蝶倦晚芳時，縱是明春再見隔年期！

眾人笑道：“正經你分內的又不能，這卻偏有了。縱然好，也不算得。”說著，看黛玉的《唐多令》：

粉墮百花州，香殘燕子樓。一團團逐對成毬。飄泊亦如人命薄，空繾綣，說風流。

草木也知愁，韶華竟白頭！歎今生誰捨誰收？嫁與東風春不管，憑爾去，忍淹留。

眾人看了，俱點頭感歎，說：“太作悲了，好是固然好的。”因又看寶琴的是《西江月》：

漢苑零星有限，隋堤點綴無窮。三春事業付東風，明月梅花一夢。

幾處落紅庭院，誰家香雪帘櫳？江南江北一般同，偏是離人恨重！

眾人都笑說：“到底是他的聲調壯。‘幾處’‘誰家’兩句最妙。”寶釵笑道：“終不免過於喪敗。我想，柳絮原是一件輕薄無根無絆的東西，然依我的主意，偏要把他說好了，才不落套。所以我謅了一首來，未必合你們的意思。”眾人笑道：“不要太謙。我們且賞鑒，自然是好的。”因看這一首《臨江仙》道是：

白玉堂前春解舞，東風卷得均勻。

湘雲先笑道：“好一個‘東風卷得均勻’！這一句就出人之上了。”又看底下道：

蜂團蝶陣亂紛紛。幾曾隨逝水，豈必委芳塵。

萬縷千絲終不改，任他隨聚隨分。韶華休笑本無根，好風頻借力，送我上青雲！

眾人拍案叫絕，都說：“果然翻得好氣力，自然是這首為尊。纏綿悲戚，讓瀟湘妃子，情致嫵媚，卻是枕霞，小薛與蕉客今日落第，要受罰的。”寶琴笑道：“我們自然受罰，但不知付白卷子的又怎麼罰？”李紈道：“不要忙，這定要重重罰他。下次為例。”

一語未了，只聽窗外竹子上一聲響，恰似窗屜子倒了一般，眾人唬了一跳。丫鬟們出去

瞧時，帘外丫鬟嚷道：“一個大蝴蝶風箏挂在竹梢上了。”眾丫鬟笑道：“好一個齊整風箏！不知是誰家放斷了繩，拿下他來。”寶玉等聽了，也都出來看時，寶玉笑道：“我認得這風箏。這是大老爺那院里嬌紅姑娘放的，拿下來給他送過去罷。”紫鵑笑道：“難道天下沒有一樣的風箏，單他有這個不成？我不管，我且拿起來。”探春道：“紫鵑也學小氣了。你們一般的也有，這會子拾人走了的，也不怕忌諱。”黛玉笑道：“可是呢，知道是誰放晦氣的，快掉出去罷。把咱們的拿出來，咱們也放晦氣。”紫鵑聽了，赶著命小丫頭們將這風箏送出與園門上值日的婆子去了，倘有人來找，好與他們去的。

這里小丫頭們聽見放風箏，巴不得七手八腳都忙著拿出個美人風箏來。也有搬高凳去的，也有捆剪子股的，也有拔簍子的。寶釵等都立在院門前，命丫頭們在院外敞地下放去。寶琴笑道：“你這個不大好看，不如三姐姐的那一個軟翅子大鳳凰好。”寶釵笑道：“果然。”因回頭向翠墨笑道：“你把你們的拿來也放放。”翠墨笑嘻嘻的果然也取去了。寶玉又興頭起來，也打發個小丫頭子家去，說：“把昨兒賴大娘送我的那個大魚取來。”小丫頭子去了半天，空手回來，笑道：“晴姑娘昨兒放走了。”寶玉道：“我還沒放一遭兒呢。”探春笑道：“橫豎是給你放晦氣罷了。”寶玉道：“也罷。再把那個大螃蟹拿來罷。”丫頭去了，同了幾個人扛了一個美人并簍子來，說道：“襲姑娘說，昨兒把螃蟹給了三爺了。這一個是林大娘才送來的，放這一個罷。”寶玉細看了一回，只見這美人做的十分精致。心中歡喜，便命叫放起來。此時探春的也取了來，翠墨帶著幾個小丫頭子們在那邊山坡上已放了起來。寶琴也命人將自己的一個大紅蝙蝠也取來。寶釵也高興，也取了一個來，卻是一連七個大雁的，都放起來。獨有寶玉的美人放不起去。寶玉說丫頭們不會放，自己放了半天，只起房高便落下來了。急的寶玉頭上出汗，眾人又笑。寶玉恨的擲在地下，指著風箏道：“若不是個美人，我一頓腳跺個稀爛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那是頂線不好，拿出去另使人打了頂線就好了。”寶玉一面使人拿去打頂線，一面又取一個來放。大家都仰面而看，天上這幾個風箏都起在半空中去了。

一時丫鬟們又拿了許多各式各樣的送飯的來，頑了一回。紫鵑笑道：“這一回的勁大，姑娘來放罷。”黛玉聽說，用手帕墊著手，頓了一頓，果然風緊力大，接過簍子來，隨著風箏的勢將簍子一松，只聽一陣豁剌剌響，登時簍子線盡。黛玉因讓眾人來放。眾人都笑道：“各人都有，你先請罷。”黛玉笑道：“這一放雖有趣，只是不忍。”李紈道：“放風箏圖的是這一樂，所以又說放晦氣，你更該多放些，把你這病根兒都帶了去就好了。”紫鵑笑道：“我們姑娘越發小氣了。那一年不放幾個子，今忽然又心疼了。姑娘不放，等我放。”說著便向雪雁手中接過一把西洋小銀剪子來，齊簍子根下寸絲不留，咯登一聲鉸斷，笑道：“這一去把病根兒可都帶了去了。”那風箏飄飄搖搖，只管往後

退了去，一時只有雞蛋大小，展眼只剩了一點黑星，再展眼便不見了。眾人皆仰面睃眼說：“有趣，有趣。”寶玉道：“可惜不知落在那里去了。若落在有人煙處，被小孩子得了還好，若落在荒郊野外無人煙處，我替他寂寞。想起來把我這個放去，教他兩個作伴兒罷。”于是也用剪子剪斷，照先放去。探春正要剪自己的鳳凰，見天上也有一個鳳凰，因道：“這也不知是誰家的。”眾人皆笑說：“且別剪你的，看他倒象要來絞的樣兒。”說著，只見那鳳凰漸逼近來，遂與這鳳凰絞在一處。眾人方要往下收線，那一家也要收線，正不開交，又見一個門扇大的玲瓏喜字帶響鞭，在半天如鐘鳴一般，也逼近來。眾人笑道：“這一個也來絞了。且別收，讓他三個絞在一處倒有趣呢。”說著，那喜字果然與這兩個鳳凰絞在一處。三下齊收亂頓，誰知線都斷了，那三個風箏飄飄搖搖都去了。眾人拍手哄然一笑，說：“倒有趣，可不知那喜字是誰家的，忒促狹了些。”黛玉說：“我的風箏也放去了，我也乏了，我也要歇歇去了。”寶釵說：“且等我們放了去，大家好散。”說著，看姊妹都放去了，大家方散。黛玉回房歪著養乏。要知端的，下回便見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